



时光留痕



崔建民,从事新闻信息报道工作。多年坚持文学创作,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网络。用镜头捕捉感人的瞬间,用文字留住岁月的痕迹,用真情书写无悔人生。



韩建伟,高中语文教师,爱读书,爱生活,喜用文字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。



白英,旅拍爱好者,著有《中国手艺人》(中、英文版)。记录生活美好,感悟山河浩渺。

那时冬夏

◆ 崔建民

过去最怕过夏天和冬天了。那段日子,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。

那时夏天闷热难受,没有风扇、空调,只能靠大蒲扇、鸡毛扇、折叠扇,甚至硬褶纸来扇风。夏天蚊蝇多,白天防蝇,晚上防蚊,不钻蚊帐甭想睡好觉。本来天就热,再有一层纱帐挡风,更是又闷又热,只好用扇子边扇边睡,常常是睡着了又被热出的一身汗弄醒。午休直接放下蚊帐即可,晚上就不行了,事先要用扇子把藏在蚊帐里的蚊子驱赶出去,待隐忧排除后再把蚊帐的下端和开口掖好,才可安然入睡。人倒是安宁了,蚊子可干不了,整个晚上围着蚊帐嗡嗡。第二天早上起床,经常会在蚊帐上发现几只蚊子。不知它们什么时候、从哪里找到突破口进来的。一只只肚大腰圆,用手一拍都是血。这些可恶的“吸血鬼”,趁人们熟睡浑然不觉,一个个吃饱喝足。夏天蚊子叮咬是寻常事,被叮咬处红肿发痒,皮肤好的持续几天可能就没事了,皮肤不好的容

易发生感染,甚至生出其他病来。

秋风阵阵,蚊蝇的喧闹声渐渐过去,接下来又要与寒冷抗争。那时候感觉冬天特别冷,几场寒风过,封了地,封了河,人们的脚步也迟缓笨重起来。棉帽、毛围脖、棉袄、棉裤、棉手套、棉袜、棉鞋,从头到脚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当时来说,这些御寒装备够全够强,可也抵御不住严寒的侵袭。一早一晚在室外时,还得再加上一件厚厚的大棉衣,为此,每逢冬天,人人臃肿不堪。反正那时也不讲究什么线条美,不受冻才是不二之选。当时,我家过冬取暖用炉子,炉子为砖、土坯混搭而成,俗称“盘炉子”。“盘炉子”这活自己干不了,得请专业师傅来做。炉子好用不好用关键在炉膛,炉膛空间要做得大一些,由大往上按比例逐渐收小,以起到上拔火苗的作用。起初炉膛用麦秸泥糊,但不经用,用不了多久就得拆了重做,后来有了耐火土,托人要一些回来糊炉膛,其耐久性大

大提高。白天用炉子做饭、烧水,感觉房间还不冷;晚上封炉后降温很快,一黑夜就把房间里大缸中的储水冻结了一层老厚的冰。那时候还没有电热毯,睡觉前要先用暖水袋、暖壶暖被窝(或用输液瓶灌热水代替),要不被窝里冰凉,冻得伸不开腿。暖好被窝后也不拿出来,搂在胸前或蹬在脚下。温度太高怕烫伤的话,就用布或毛巾包裹起来。被子也厚实,除靠身被之外还得加盖一床压风被。数九寒天,脑袋上最好戴上一顶帽子,要不头皮冻得生疼。

冬天,坐在教室里上课也是一件苦差事。在城关小学读书的时候,两摞砖支起一块水泥板就是课桌。水泥板冬天冰冷,不敢在上面趴太久,加上房间又冷,写一会儿作业就得赶紧搓搓手、跺跺脚。后来到了西关小学,课桌虽然是木质的,比水泥板好一些,但其他方面大同小异。乃至到了南关上初中、高中也是这样。那时候,教室前面墙角有一个砖炉,房间

透风,后面的人根本感觉不到热气,冻手冻脚是常态,还容易被冻伤。轻者会呈现出大小不一的硬疙瘩,冷的时候红肿疼痛尚能忍受,转暖时冻伤处奇痒钻心,非用手挠挠才得以暂时缓解。脚痒的时候,“隔靴挠痒”不顶事,只好用双脚交替蹬。于是经常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,学生在下面挠手蹬脚,不分心才怪。冻伤处轻轻地挠挠、蹬蹬还可以,万不能挠伤皮肤,否则会溃烂流血成疮,正因此,有的同学整个冬天手背手指都烂乎乎的。那时候,治疗冻伤无外乎就是煮辣椒、花椒水泡脚,或抹冻疮膏,这个方法倒是管用,但管不长久,因为第二天在课堂上又冻伤了,以至于冻伤时好时坏,直到春天河水解冻后才慢慢好起来。

从小学到高中,我们那一代没有享受到风扇、空调带来的清凉和温暖,因为这些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有。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,更加深感当今幸福来之不易。

生活拾贝

风筝

◆ 韩建伟

据说,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,能工巧匠鲁班因看到鹞鹰在空中飞翔,就“削竹为鹞,成而飞之”,这是最早的风筝雏形。东汉发明造纸术后,就改用纸来糊制,称作“纸鸢”。后至五代,李邕进行改进,在纸鸢头上,加装竹笛,微风吹动,嗡嗡作响,有如筝声。至此,终得名。千百年来,这绵绵一线,牵住了多少人的情怀。

我打小没放过风筝,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风筝的喜爱。喜欢风筝,喜欢它的美姿多彩,迎风而舞;喜欢风筝,喜欢它的善假于物,迎风而上;喜欢风筝,喜欢它的亲情融融,父与子、爷与孙,亲情漫漫,欢乐满满。

阳春三月,春和景明,时时风力和畅,正是放风筝的最佳时节。

拂外,天高地迥,阳光融融,微风拂过,吹面不寒,野地里撒满了放风筝的人。广场上,地势平坦,微风缕缕,倍感舒适,稍宽敞的地方总被放风筝的人占据。有七八岁的孩童,也有六七十岁的老者,更有三四十

岁的壮年,不分长幼,老少咸宜。

飞舞的风筝,大小不同,形状各异,色彩斑斓。有动物形状的,诸如燕子、蜈蚣、老鹰,在空中辗转腾挪,活灵活现;有卡通人物造型的,多是近年来流行的动画片人物,光头强、大头儿子,也有熊大熊二、灰太狼,在空中随风招摇,煞是可爱;有尺寸较小,绳子也短,能飞几十米,适合孩童嬉戏的,也有尺寸巨大,绳子粗长,能飞百米高空,适合青壮年娱乐的。

我喜欢看风筝。喜欢看人们那轻盈稳健的脚步,喜欢看他们那精巧灵活的双手,轻轻抖一抖,风筝飘一飘。喜欢看孩童们望着高高飞起的风筝,目不转睛,不停拍手,口中发出专属于他们的赞叹词,声声入耳,沁入心田。孩子们专注、好奇的天性展露无遗。喜欢看青年男女们一起放风筝,他们放的风筝往往是场子里面最大、最美的,也是线最长、飞得最高的,更喜欢看他们将爱的誓言,书于风筝上,一任爱的誓言在空中翱翔,画面温馨而浪漫。

记忆最深的则是我的父亲带着我的儿子放风筝。从儿子刚会走,父亲便为他买来了小风筝,一个漂亮的“美羊羊”风筝。绳子也短,只有20米,但这丝毫不影响孩子的快乐。父亲很会逗孩子,也更有耐心,不知是天性使然,还是岁月洗礼,父亲总是那么随和又热烈地陪伴着孩子。孩子个子小,双手将小风筝举过头顶,父亲弓着腰、弯着腿,倒退着往后走。到一定距离后,一声令下,孩子松开双手,小风筝迎风飞起,快速攀升,父亲手中的绳子松紧紧,风筝也升降升降,直至最高。父亲将绳端交给孩子,孩子兴奋地举着滑轮满场飞奔。有时,也因不得要领,不晓得适度松松绳子,小风筝就会急速地栽到地上。本以为孩子会伤心难过,不曾料到他却拍手叫好,说很喜欢刚才的一幕,有种飞机俯冲的感觉。天知道,孩子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。

而后,又是不断地重复,孩子与父亲配合着,让风筝再飞起,再看着

风筝突然下落,孩子照例惊叹不已。如此反复,孩子的快乐如此简单,父亲的耐心着实少见,总能让孩子们轻松玩乐中掌握技能。

随着孩子年龄增长,风筝越来越大,造型变得愈加凶悍,线自然也越来越多。近两年,孩子最喜欢放“老鹰”风筝,一双乌色翅膀露张地张着,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和那个尖尖又弯弯的嘴巴,纵然飞在百米高空,也依稀可见。假如广场边一如过去般,还有孵化不久的小鸡仔,它们定会因为这个庞然大物而惶惶不已。

“老鹰”风筝不是买来的,而是父亲与孩子拾来的,准确点说是年迈的父亲,为了满足孙子的要求,爬到直挺挺的大树上取下来的。为此,我还批评了孩子,更生了父亲的气,认为他不顾安全,全不想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孙子开心一乐!

小小的风筝,有太多的故事,又凝聚了多少的深情。而这份浓浓的深情,也会像风筝一样,一代一代绵延不断。

人在旅途

秘境布拖

◆ 白英

秘境布拖,中国西南部大凉山腹心一块神奇美丽的土地,山与白云相连,坝与绿水相依,人与自然和谐相融。千百年来,一代又一代彝族同胞,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繁衍生息。

从西昌出发,驱车沿S307省道向大凉山进发,经过近四个小时的颠簸,终于到达目的地。布拖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的大凉山腹地,一直十分闭塞。现在的布拖新县城只有几十年的历史,贯穿这座娇小县城的是一条长五公里左右的大街,中心地带的街道两边,楼房店铺林立,也开始有了些现代商业气息。沿街能感受到浓厚的民族特色,精美的彝族服饰、巧夺天工的漆器制品和彝族特色的手工制品在这里随处可见,就连那古老的打磨银制品也能在街头看到。更有许多身着察尔瓦和披毡的彝族同胞或沿街席地而坐,叫卖着山上采摘的特产,或挑选自己中意的商品。还有不时走过的彝族大妈,身背大捆自产的物品穿梭在街

市,让你真切地感受到彝区同胞的生活热度。

到布拖的当天,正逢赶场日。在集市里,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,有贩牲畜的,有出售家禽的,有卖自产物品的,有兜售民间工艺品的,有摆地摊的,有做游戏的,有做小吃的,有卖百货的,还有古法占卜的和医病卖药的,林林总总,浓缩了彝家风情、人生百态。这里并不仅仅只有商品交换,到处充满着亲情和乡情,它是一个情感交流的场所和平台,乡邻乡亲就像走亲戚一般,似乎并不急于交易,而是你一群我一伙,或躺或坐或蹲地聚在一起,聊着天,谈着心,装在塑料瓶中的米酒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,人们像野餐般享受着阳光下的“转转酒”——与其说是赶集,倒更像是社交聚会,其乐融融。

在布拖,最让我眼花缭乱的是彝族同胞的多彩服饰,特别是在集市上,男女老少大都会盛装出行,因此这里更像是一个彝族服饰的天然秀场。小城里不仅语言、文化、社会

生活各方面保留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,就连色彩斑斓、款式千变万化的民族服饰也如壮丽的织锦,将生活装扮得五彩缤纷。特别是姑娘们的民族服饰,色彩丰富,款式多样,还有大量的银制品和刺绣装饰,制作工艺非常精美,堪称一绝。

单单是女装,就因为年龄段的的不同而各有精彩。小女孩的衣服大多由红、蓝、绿、白几种颜色的布料缝制而成,红绿交织,蓝白相衬,非常艳丽,帽子上绣有花草、树叶、龙凤图案,镶嵌着闪亮的银饰,十分招人喜爱。如花朵一般的彝族少女通常头戴银鼓帽,身穿蓝领褂,腰系花围裙,下着绿彩裤,背挂圆囊背,全套装饰花团锦簇,恰似开屏的孔雀。年长的女性色彩显得“吝啬”了一些,黑色和深蓝居多,而且她们喜欢戴一种深蓝色的“老干部帽”,给人“低调”之感。彝族女子无论老少都穿百褶裙,上衣的直线造型与百褶裙细密的褶皱形成对比,就好像蝴蝶翩飞。据说布拖女人的

百褶裙是大凉山一带褶皱最多、颜色最深、质地最厚重的。为了缝制裙子下摆那些极其繁复的褶皱,当地妇女不得不把裙子套在倒扣的竹筐上,慢慢来缝。不过看到身着长裙在街上走动的女人,你就会了解那些手工绝不是浪费;随着移动的步伐,裙子的下摆就像喇叭花一样反复“绽放”。

而男人的服饰,给人印象最深的,是头上的“英雄结”。年轻人的“英雄结”又细又长,直竖于左前方,以示生机勃勃;老年人的“英雄结”偏短,昂立于左前方,以示老成持重,从饰物形状来看,很像一只翱翔于天空的大雄鹰。由于气候高寒且昼夜温差大,状如披毡的察尔瓦是彝族男女老少的常见服饰。察尔瓦用处真不小,寒冷天外罩一件温暖无比,睡觉时还可以当被盖和垫褥,既保暖又防潮。身着一件察尔瓦,挥动起手臂,舞动的衣裳就像展翅的雄鹰,为尚武的彝族男子平添了许多英豪之气。